蔚州志補

五冊

卷十二

藝文

賦 詩 雜著 疏 書

狀 序 論 傳 誌 銘

後序 跋

中国科学院图书室藏

蔚州志補卷十二　　知州事蒙自楊世昌補輯

藝文志賦補

案藝文皆分體以記載惟各家詩所載無幾故特以古今先後為次

臺山春望賦

國朝　李周望

夫何青帝之司晨兮迴黍谷乎窮陰粲玉杓而東指兮振條風于春林俄蘭期之淹至兮悵鬱陶乎余心憺沈憂而脩釋兮將灑淅乎登臨柅余車而不前兮縶余馬而不駕獨踸踔而由處兮承戶樞以纚藉浮雲忽然西馳兮神耿耿而不下假宣毫于尺素兮當遠游之攄寫維南山之有臺兮實代子之幽都挹恒嶽而抗燕然兮襟上谷而帶平盧前封狼之巀嵲兮後則嶔岈庨窌而塞夫飛狐洵靈區

6514251

馭娑信陽氣之浮于大宅兮分不隔乎崟卮彼恒衛之爓

郄兮莽平皐之超忽壯提封之萬井兮表大都之雙闕內

隱隱而展展兮上煴煴而焞焞農人方事于東作兮繡交

塍而縈窣岨寒門之絕垠兮實坰牧之在茲泉豐甘而草

芊彧兮散毛物之參差飛黃皇而騁駷驕兮志俶儻而權

奇聊吳都之曳練兮夫孰云谷量而川馳維大造之回斡

兮賦于橐而萬狀陋微生之局促兮終白日之擢藏叶將

排九閽而睇六合兮詄蕩蕩而莫上俯遥岑之寸碧兮劃

乾坤之雷硍叶翳幽谷之窅窱兮隱陸離之潛姿雲靊霳

而罨陰兮霧迷漫而羃䍦苟余辰其猶未卽兮雖文采其

之縹緲兮緊豈棼桐縣圃荒忽而虛無緬雲客之棲心兮
獨寢與而戒僕侶軍持與不借兮襲容與之芳躅聆離塵
而郤垢兮曠高覽而遐矚上危碧與峭青兮下紛紅而駭
綠何磵戸之幽深兮虋藿廸蘀而交纏忽長林之蔓蔭兮
掌拏圾遝而騰驤歷塊扎而蹊陂陀兮意褱徊而凱康紾
出沒于瀑聲虹影之間兮倏萬象之森張始乘危而極目
兮正天雞之鼓翼榑桑曈曨偃蓋兮春靄搖空而霽色金
波渺其瀲灧兮光景昭而復匿出少海而湯暘谷兮戾嵎
夷而緩節廼廻目而郤顧兮覿幽壑之巖巖滙洟渙其欲
釋兮蕩飛光之駮𩿥時禽乳獸丁寧而下上兮或同翔而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唐李商隱

何年部落到陰陵奕世勤王國史稱夜掩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氷蕃兒襁負來青塚狄女壺漿出白登日晚鸊鵜泉畔獵路人遥識郅都鷹

贈燕　　金田琢

幾年塞外歷崎危誰謂烏衣亦此飛朝向蘆坡知有爲暮投茅舍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

題田器之燕子圖　　楊雲翼

危巢客舍久相依常記西風社日歸海國傳心千驛隔塞

焉施亮無慚于君子兮儻遂焉而逢時汨余將稅駕于湯寺兮問拓跋之故宮洵一源而異流兮奚凉燠之莫同左懸冰而帶坻兮右沸洸而吹融寧陽施而陰設兮悵元諦之莫窮氾吾更邃茲幽診兮或告之以耶羅之荒迹朝搴八關之齋果兮夕飲三危之墜液哀明能之未覯兮愍衆情之蕩僻掌何為而舒香兮光何為而在石人生固各有所上兮力非絕而可覓幽棲非不固兮慮行迷之曠瞵何塵俗之攘攘兮累神明之宰掌斬掃穢而滌蕪兮庶憑襟而𣏾棙

詩補

鬢鬢著白葛衣寬事外閑身也屬官授簡如聞數枚叔乘車初不少馮驩沙城雨塌名空在石峽風來夏亦寒兩飽三饑已旬日虛勞兒女勸加飡

翠屏口二首　周昻

地擁山河壯營關劍甲重馬牛來細路燈火出寒松刁斗方嚴夜羔裘欲禦冬可憐天設險下入漢提封

野蔓俏驪架輕泥濺馬鞍徑斜來險石溪急上青灘羽檄千山靜羊裘六月寒長松空夾道蕭颯不成看

雜詩二首　元劉因

聞昔飛狐口奇兵入擣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餘草木

垣回首十年非新詩尚在人空老舊夢無憑鳥自飛寄語齊諧休志怪沙鷗相欵獨忘機

田侯器之燕子圖詩本　元好問

紅綫還驚掌上看十年音息海漫漫渠家王謝堂前慣暗認曹劉可是難

古錦詩囊半陸沉吳楓句好入江深世間妾婦爭相妬禽鳥區區却賞音

才氣田侯絶世奇山卯卯零落更堪悲休驚鸞子詩留在化鶴歸來未可知

過翠屏口　前人

異古與今他人有兄弟聚散如飛禽閱墻不相能干戈日
相尋尺布斗粟謡行路爲傷心常棣廢已久角弓義湮沈
因書怡齋詩以爲友于箴

秋興八首之二　　明　尹耕

萬山環合蔚州城紫塞連雲朔氣清禾黍歲時供上谷烽
烟日夜接神京九宮迤邐通軍壁高壘崔嵬列營稍喜
摧鋒章節帥能將俘獲謝蒼生

威名萬里馬將軍白首丹心天下聞遼水旌旗餘殺氣泰
山松栢已高墳條侯自靖軍中變竇憲曾銘塞外勲獨倚
凌烟思將畧暮天征鴈下寒雲

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譫說戰爭初
關嶺通山後風謡采路旁地寒人好壽草淺畜宜牟用水
如奴婢從川貯米糧西風如有約乘興即吾鄉

黑石嶺　前人

嶺險藤迷路山高石作城片雲何處雨孤客此時情茅屋
幾家住秋風半夜生旅魂愁已絕況聽鼓鼙聲

蔚州元氏怡齋　苟宗道

八元乃八龍嶷若瓊樹林難兄復難弟感激恩義深室家
宛相好如鼓瑟與琴翩翩鴻鴈行鏘鏘鸞鳳音二王一品
恩價重雙南金終當仕虞朝藹然列華簪要使風俗淳不

誰不念妻孥畏此營門雙畫角

九宮山　前人

蔚蘿古宮巖中有神仙府洞底激流泉夜深作人語松林
撼晨風竹洞灑秋雨會當約良朋巖前話今古

黑石嶺　前人

落日青天外孤城黑石中陰厓晴自雪幽谷夜還風烽火
下山警行人一徑通十年書劍客寒影愧飄蓬

蔚蘿道中寄感　黃鉉

贈鄒漸齋　　前人

白雲沒西日我當東南征念予在路途執手久屏營娟娟閨中女寶瑟理新聲揚眉爲誰妍修辭薦精誠覆水不再顧放鹿難自明君其珍合德努力須時平

蔚州歌四首之一　　前人

南山陡絶石門峪西嶺斜通亂石灘敢勇近聞堪一戰莫教容易近長安

修邊謡　　前人

去年修邊君莫喜血作邊墻墻下水今年修邊君莫憂石作邊墻墻上頭邊墻上頭多凍雀侵曉霜明星漸落人生

遊古代城望上谷雲中諸山　前人

參合陂南接太行三關繚繞氣蒼凉漢家初建文皇帝魏
國先封代郡王作疃池深龍欲躍磨笄峰冷血猶香武靈
開創邊城遠高闕陰山一路墻

登文昌閣東望代王城　國朝徐化溥

宣撫朱公雲撫衞公兵憲朱公殉節詩 原注朱公諱之馮衞公諱景琰朱公諱仕　按衞公死大同僉事朱公死陽和俱崇禎十七年二月事

靈仙山　晏璧

岧嶢靈鷲山反照相掩映翠巘入微茫丹崖分遠近樵人各還家高僧時入定孤鶩帶落霞飛來山谷暝

蔚州懷古　崔鏞

水遠山長古蔚州登臨此日不勝愁漢家王氣千年歇烟鎖寒城十二樓

過蔚州有感　閻爾梅

倒刺峯頭振雪簑紛紛白鴈嶺南過聽來鄰舍敲砧響觸起征人出塞歌千頃稻畦分鐵板九岩松雨滙金波因悲逆鎮捐華夏十六州中夾蔚蘿

珠圓燈月掩映光如晝聯袂相攜問錦繡乍看街上戲魚
龍旋聽場中喧竹肉入語叢雜沸雨風光華絢爛徹遥空
淨土莫誇水晶域仙山漫詡金銀宮仙山淨土移塵氛况
復踏歌聲入雲攏頭一尺盤龍髻圍腰六幅石榴裙唱罷
種秧唱採茶一羣嬌鳥逐嬌花柔手便將欺迴雪側身又
欲蕩流霞媿我形骸同土木到處春光許往復白雲寺前
千影明

白雲寺 在太原

翠屏山下九華煜更聞法善有仙方縧燈
十里觀西凉何由共與夌霄漢徧歷九州掠春光

宋烈女當泰女休行　曹溶

蔚州有賢女顏色勝春華許字蘭州斯納釆一幅羅媒氏

魏象樞

高懸節鉞鎖重圍就義從容報國身關塞千金收死士京華一臂失儒臣正當首鼠行蛇日不愧攀龍附鳳人三老忠魂稱鼎足好將生氣護楓宸

元夕曲

賈華平曲沃人

前年元夕寓晉陽華燈夜燃掄材堂百枝影搖筆花麗千炬蕊涵墨瀋香乘興還思步晴月麗譙樓前笙歌發銀花火樹接星橋寶馬香車降仙窟今年元夕寓代北傳柑筵啓琴堂側相逢湖海盡俊乂共賭樽罍遊酒國主賓情洽兩驩然坐見氷輪碾碧天淵淵伐鼓迴帆壯纍纍按曲落

有女典生長蔚州之野西匡之山年紀十五餘許配于子村村民蘭州厮大義結夫婦忽登泰山籙人壽不得久女方驪穀聞之心悲哀長跪告父母兒當從黃泉下信誓旦旦不可乖父母向女言尊章爾未事愼勿捐形軀相保親父子各各還室中涕淚終不止月正三十日其日二十三白日從東來奄忽墮西南閨門夜無人女向空庭坐攬我素練巾接彼紅羅帕徘徊寢室旁自挂中門下父母啟視哽咽不得言觀者四方至歎息日暮還童童培塿側乃有松栢林誰言寸草荄乃有松栢心

臺山積雪　　李舜臣

選吉日不久成室家賢女年十六遊戲母側不知其他蘭
弱不勝風一折無根芽是日曬場穀賢女代母舂聞之淚
連珠心知不得雙阿母上前勸止當有好兒郎更來聘女
賢女私自忖今日在母側明日歸黃泉不得留事母母當
自行舂大義所在何留連手裂蘭家羅赴身空梁中阿母
奔救不及驚動隣里女不生貴門又不習詩書十六未出
嫁慊慊為夫死當白大吏告　天子女宋族典為字家
居西崖山乃是小家子隣里歸母獨哭黃鳥來啄場上粟

宋烈女行　朱彝尊

紅羅持作帕素練持作巾何必合衾幬始為同心人宋氏

嵌瑤花呈奇裹烟霧借此作文筆塗抹忘朝暮

龜崖橫翠　前人

不負落中書却橫山前路石花繡卦文奇形自天賦宛爾豕靈著彷彿吸瀑布棲隱翠微間抑元來管轄

鐵板分流　前人

地肺瀉清泉一泓鐵板限引水灌稻苗餘波歸澀澗鑿疏賢牧功均派鼠牙散迄今細流涸對之空嗟嘆

東湖曉望　前人

泉水滙成湖東望瀠咫尺四圍柳黛濃一片波光碧雨霽加虹橋風吹漾曉日持竿釣素鱗浮艇採蓮實

臺山本翠碧點雪成五老應招白羽仙共上瓊瑤島淡素
接銀河晶瑩插雲表可望不可即沁心寄小草

宮巖夜語　前人

聞說九宮巖上有淸虛府傳響靜夜分泉漱石齒語長松
瀉雄濤虛岩滴秋雨幽人卧其間嘯咏忘千古

馬頭山色　前人

房星落高峰軒昂非斧削斑斕疋練光靑翠藤蘿絡仰頸
欲嘶風蹺啼不受鞶誰何跨其巔擡策篤大作

孤峰獨秀　前人

玉笋結地根金莖聳天柱不與羣山連高可通雲路吐秀

蔚蘿漸齋鄒森著

象數篇

冲漠无朕渾渾淪淪虛而無物象數未萌然函三爲一神不測焉貞一爲兩化有漸焉陽動而冲數以始之陰靜而滯象以立之陽實也倘躆而發物情故數從天陰虛也翕聚而贊化精故數從地陽大也厥道嘗饒故數羸陰小也厥道嘗乏故數踦以言其立也静二而動一以言其行也静一而動二以言至陽之奇數也故天三地兩而多陽以言太極之初數也故陽一陰二而多陰以陽得兼陰故天

靈仙晲照　前　人

峻岫晲照紅倒景碧林映恍見靈仙遊丰姿隨遠近樵散喜乘光燗爍光不定山鳥帶霞飛投巢野色暝

井亭甘泉　前　人

井古汲短綆清潔甘擬蜜長卿痾可療巢父耳堪滌玉液出深淵瓊漿噴碎石瓢飲窮本源匡廬高萬尺

幽亭鶴巢　前　人

郡亭結搆幽雲中引白鶴老樹高營巢棲止忘卯壁豈是丁令威仍來此城郭絃歌滿蘿川飛鳴和碧落

雜著補

則治亂迭興數數則聚散無常謂信相感[illegible]
相干故晝夜分奇偶相錯故質文見激應相揉故善否著
相繼父子之道不息矣相臨君臣之理自貞矣相得兄弟
之序以漸矣相合夫婦之咸有恒矣肇其端者二一始也建
其極者二一中也究其成者二一終也而爲理之原數之始者
惟一也有無之極也一爲大一所以始元也實含貞以要
終十爲數成所以永貞也實復元以原始二儀殺合以索
陰陽三才繼立以撰神靈四時周營而驛氣五運更王而
化質二其陰陽則爲四矣倍其三才則爲六矣兩其四時
則爲八矣再其五行則爲十矣是知數者在推而衍之以

用六以顯仁以陰不得兼陽故地用八以藏用陰陽老少
互藏其宅故表裏其數迭爲消長故輾轉其道生出者次
序自若而不僥對待者克制相成而無惡是故大者統之
小者分之大者嘗不足小者嘗盈衍之則萬合之則一極
其變者之謂生埏其化者之謂成命其誠者之謂正辨其
情者之謂間徃而已生者之謂順來而未息者之謂逆又
有體數用數全數分數體則生物以屬地用則運行以屬
天全則渾於一以包太極分則行乎兩以時動靜夫析其
類而展專執其根而枝達故數之實亦不過理之數物之
數時之數數之數理數則肆而隱物數則雜而不越時數

盟明春秋數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明禮數也三才七始
五音六律明樂數也垂衣裳上元下黃旁觀翬翟五色
淳光葢擬諸三八載採五金爰造五兵揚德建武用遏弗
共葢擬諸四九畢高以陳民志自定文明而止人文是賁
葢擬諸二七享帝之神用酬厥仁報祖之始用績厥終葢
擬諸一六奉天之時盡地之利以生五穀酒食是議葢取
諸五十嗚呼數在天地寓於自然河圖洛書神開我心而
聖人亦所以神之也理一用殊二之不是故曰相爲經緯
彼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以象爲數則多偶而難通非
知數者也惟智與仁能究始終

疊貞加而倍之以再法曲而致之以會全引而伸之以觸類是故圖之五十亦五其五（五其五以五乘十也下文倣此）書之四十亦四其四卦之六十四亦八其八範之八十一亦九其九而已矣若夫於穆亡間彌綸其理者其太極乎剛柔相錯變通其化者其大易乎淸通無象以無而御其有者其大虛乎啗函萬化假物以始其紀者其大初乎幽贊神明推行以神其道者其聖人乎是故馴天地之情刓四引三判理氣之異虛一乘兩制歷明時以法其圓畫野井田以則其方兩儀四象八卦重卦明易數也三經五緯四始五際明詩數也三墳五典謨訓誓誥明書數也五服五罰侵伐會

禮樂篇

陰陽三合爰質於道德方而廣體虛而受者陰也故禮作于陰品節而和也德圓而大體直而施者陽也故樂來于陽發厲而平也夫一動一靜庶類纏焉一闔一闢萬聲召焉物有先後並行不害禮自章矣機動則鳴機靜則發（機動謂有生之類鳴自成聲機靜則發謂革木金石之類不能自鳴而待人爲者）樂自形矣唯人也者分天之道以全命刑天之則以全性發天之精凝天之粹以全形兼天之神化與地之直方大以全心而禮樂固有之也苟非其人厥道乃窮是故聖人圓神不滯通物之變以人治人循物之情故去偽著誠以合經窮本達變以

情之貌也故性以達情情以畜仁仁以廣愛愛以生儀儀以出禮禮以明節節以和紀紀以辨秩秩以正經經以立極節明則嘉天下之會紀和則淑民物之則秩辨則名分嚴經正則彝倫序極建則無偏無黨而道立矣故曰明禮而後可以適道守禮而後可以治民達禮而後可以言數是故君子禁而歛之綴其淫也虛而敬之萃其德也節而簡之餙其躬也參而和之緣其性也不失其常恒其貞也物其能化達其情也抑抑孔嘉賁其文也參之以仁俾泰而和方之以義俾嚴而節通之以睿智俾等而辨類而分昭而祈稱而隱成之以无妄俾忠信而情不遺敦厚而質

正情夫禮者履也體也禮理原於天命禮數始于太一禮節發于人情禮器定于民俗夫汙樽杯飲燔黍捭豚厥禮之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厥禮之成是故匌天之道以成規掩地之緒以定矩革歲之化以革情酋人之和以敘倫規動周營與時偕行旁通其情也矩靜德方範圍不過式和民則也情以示報委曲而端一往一來也和繹民彜不犯其天聿修其艮以止其止厥利無疆故相息而不相殄相因而不相黷相成而不相睽相序而不相褫相孚而不相射不相殄以能繼也不相黷以能治也不相睽以能一也不相褫以能序也不相射以能益也故禮者性之肢也

樂之理也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
說遠人以作動物神樂之功也是故聖人協其始調其間
以和合于天陽不噍殺則易而思陰不沾懘則簡而平紀
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以十二厥數全播之以八風諧之
以五亥厥器完製之以六善本之以六德厥節明優柔和
平克崇厥德神武不殺克懋厥功天下化中克極厥治夫
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所以成德也和平則久久
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則復樂所以成政也是故君子因雜
比而和以取中因齊量而均以定一因舞有符綴長短以
修德因歌貴直已陳德以抑偏因節奏合以成文而齊進

能化繇是其文有理而嚮吉其事周旋而无虧其德疏成而情文備其道會通而典則行或曰禮陰也何以爲亨爲離爲火爲夏曰於二氣爲陰者以辨其異而言也於四時爲亨者以嘉會而言也於八卦爲離者以懿文而言也於五行爲火者以明節而言也於四時爲夏者以宣大而言也樂者樂也節也樂理本於太和樂聲生於太虛樂數始於太一樂節成于大中存三恪三代之樂者崇其德也是故樂生于音厤音五五中聲音生于律厤律六六中色聲者齊量取中旋相爲宮以宣湮律者立均出度損益相生以均鍾清明象天廣大象地始終象四時周旋象風雨備

聲之元者必以三才七始正律之備者必以宮數始終徵以器數爲者滯于物而不化非禮樂之謂也嗚呼禮樂不易知故君子貴成也成則內和外順而合于一矣

退正行列因淫志溺志煩志喬志之音而放鄭衛之聲聽雅頌雷出地奮致豫以體天地之撰天籟自鳴合化以順性情之德聲比則應氣捷則響止說以達物理之變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物和物和則天和信順以通神明之德夫樂陽也應天之和禮陰也配地之序禮陰而用陽樂陽而用陰陰陽互宅變化而嬗故禮以樂和樂以禮節和則統同于異而不離則分定而志安節則辨異于同而不淫則方嚮而志說然至禮不讓大樂希聲眞至化以流機者命之不已於天也因物象以彰睆者道之不離於器也是故辨上下者必則地義別內外者必經二物皆

鄒子曰鬼神之說先儒固論之詳矣獨鮑魯齋所謂分類既精而析理甚明之言爲盡又曰鬼神雖有定本可抄實易而難者又曰易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始言幽明死生一句遺一句說入鬼神上去豈非言聖人窮理之深乎雖然鬼神實理學之大端窮理者不可不知焉作鬼神篇

天地設位易行乎中一往一來大貞乃通來者一之原也神以伸往者十之終也鬼以屈伸者直觸其類象極其備氣日至而滋息自無而爲有也屈者酋考其親冥反其奥氣日返而游散自有而爲無也是故木火之神生物東南

之盛原始以知生亦以反終也骨肉歸于土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之謂神反終以知死亦以原始也若夫陰陽者貞勝以爲道也萬變者錯出以爲情也彼山出梟陽水出罔象木出畢方土出羵羊澤出慶忌火出游光金出精明匹夫匹婦强死魂魄憑依於人以爲淫厲皆雜柔之氣所爲理之變也不可誣也人之饗祀鬼神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炎帝于火死託于竈禹勞天下死爲社后稷作稼穡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此鬼神之所以立也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永祈其命逮至德滅而

七八之少也精氣爲物也金水之神終物西北九六之老也游魂爲變也神潛天鬼潛地潛天者作陽德而氣無不之潛地者作陰德而形無不返爲人之影爲物之精爲造化之迹爲天地之用爲二氣之良能理者其情氣者其狀一者其靈誠者其德一與六其數害盈福謙其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其妙有神之神有神之鬼有鬼之神有鬼之鬼息而息者神之神也息而消者神之鬼也消而息者鬼之神也消而消者鬼之鬼也稽諸禮如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辨物居方分之秩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顯微無間理之一也氣者神之盛魄者鬼

覡巫內宗外宗大祝小祝史肆師典祀守祧三辰以猶之六祝以祈之六祈以同之六號以文之六玉以禮之九摻以享右之求諸陽以報其氣求諸陰以報其魄將祭帥其屬而修除之以致其潔及祭帥其屬而禁止之以致其嚴百官誓于庫門以致其謹百族戒于太廟以致其親明水火以致其身之精潔和鬱鬯以達其德之馨香王親籍后親繅三月繫七日戒三日齋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贊爵幣告將告備告純告潔又以致其意之誠而已焉耳神無乏主俾不問行鬼有所歸俾不傷人譸張爲幻則胥告保惠民神同位則絕地天通鑄鼎以圖百物以備神姦

不揚至道掩而不興明命弗蠲人鬼交傷天反時爲災地
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蓋國將興神著而爲禎祥國將亡
神化而爲妖孽可不愼乎是故聖人以鬼神耗荒想之無
方無冬無夏祭之無度也故制爲祀典右社稷左宗廟兆
五帝於其郊兆山川于其方祭之地也以冬至日祭天神
人鬼以夏至日祭地亓物鬼祭之時也以禋祀實柴槱燎
祀天神以血祭貍沉疈辜祀地亓以肆獻祼饋食祠禴嘗
蒸享人鬼祭之禮也所以致之者則以一純二精三牲四
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月十二辰所以奉之者則
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晐數所以通之者則以

厥非禮不勤斯洋洋乎其如在也洞洞乎其敬屬屬乎其
忠斯勿勿乎其欲享也民者神之主也故先成民而後致
力于神民力普存而後奉牲三時不害而後奉盛上下有嘉德
而無違心而後奉酒醴焉亦以心違而戾氣召民携而神
之主是以君子用心焉嗚呼循生執有者物而不化專於神
也寂滅爲語者往而不返溺于鬼也家爲巫史者無有要
貿淫于怪也指土木偶人以爲神魑魅魍魎以爲鬼者拘
于俗也非明天地之性者

俾民不逢不若失祀君例以地君黜以爵俾人起敬起孝
禘者陽之盛也故發爵賜服以順陽義嘗者陰之盛也故
出田邑發秋政以順陰義是故君子合一不測德妙無方
過惡揚善道合吉凶化而裁之同其變乎有感無隱類其
靈乎不罔以生直以事神乎修身俟死順以事鬼乎德一
而主善心大而容物體物不遺也根心而生色有孚而顒
若誠不可揜也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故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也可者致生之不
致死之不可者致死之不致生之故致孝以爲仁窮理以
爲智也身者神之會也故先正身而後致力于神齋明盛

歷時篇

天日廻行相廻而迎陰陽二貞左右時行而歲時明是故日者得數之正者也天健于日故以進爲退會日以成歲月踦于日故以退爲進會日以成月陽用三而主于一行之爲十故日用三十陰起二而變于六行之爲十二故月數十二一年三百八十四日彼二十四者交數也故去交數以爲餘三百六十者用數也故取用數以爲正由是而言則知三百六十者主天而言也三百五十二者主地而言也三百八十四而去其二十四者以乾坤坎離之不用者而言也天行而爲晝夜日行而爲寒暑天入變于左陽

十四卦以主三百六十日歲者依中氣一周以爲一歲年
者依日月十二會以爲一年冬至之後爲呼噓則流體也
夏至之後爲吸唫則凝形也天之大寒在夏日當午正也
大寒在冬日當子正也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
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時有蚤莫
也自立冬至二月爲天之元自三月至六月爲地之元自
七月至十月爲人之元道有三才也冬爲陽始夏爲陰始
故二至爲陰陽之始終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故二分爲陰
陽之交會蠢假會終言其義也生成發歛言其功也元亨
利貞言其德也罔直蒙會言其方也如北陸如西陸如東

明而為晝進而剛也地八變于右陰晦而為夜退而柔也晝數多者天侵地而有餘分三天之道也夜數少者地劫天而不能踰兩地之道也春夏陽多也故晝長夜短亦以日之行盈上而縮下秋冬陰多也故晝短夜長亦以日之行縮上而盈下若夫晝夜之極不過七分亦以斗有七而乾坤復以七變也日數從天辰數從地運數從天年數從地從天用幹從地用支幹以五終支以六終支幹相配以成六旬六其六十天運以終四時者分二老二少也二十四氣者兩六陽六陰也七十二候者兩陽之策三陰之策也是故四正卦以主二十四氣十二辟以主七十二候六

之時正南之方爲離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爲坤兌燥
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維爲兌乾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
爲坎其運乎三律以建三統四始以始四時黃鍾以應冬
至蕤賓以應夏至司日以天之五音司辰以地之六律聲
律之情協矣陽生子而終巳乃自乾至離也陰生午而終
亥乃自咸至節也四時之閏合大衍之數一期之日同二老
之策大易之妙通矣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開物于星
之七十六閉物于星之三百一十五人物始終之數明矣大
運以六十運爲一變小運以五十年爲一變變而進者則
爲得爲吉變而退者則爲失爲凶古今治亂之故盡矣孟

陸如南陸其日之行也如星鳥如星火如星虛如星昴其星之中也厥民曰析曰因曰夷曰隩稽諸人也鳥獸曰孳尾曰希革曰毛毨曰氄毛驗諸物也曰東作曰南訛曰西成曰朔易其時乎曰三八曰二七曰四九曰一六其數乎春爲少陽夏爲老陽秋爲少陰冬爲老陰其氣乎日變爲暑月變爲寒星變爲晝辰變爲夜其象乎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帝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其神也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爲艮震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維爲巽相火正夏

晝漏之半以取中正天度常不遷而餘日道常內轉而縮
故立歲差以追其變七政初躔于牽牛一陽始復于子半
故詳斗分以合其朔考昏明以正其四中和始閒以調日
辰俞壺漏以率時刻施咫步以約天元辨南北極以定隱
顯書十二次以求晦朔審日數之朓朒辨黃道之正邪大
餘小餘積分定矣平朔定朔會次明矣先天後天辰刻辨
矣正交中交次度析矣寅賓寅餞陽日致矣大周小周歲
會合矣陽歷陰歷行道彰矣蓋天渾天周髀宣夜用以窺
天也章蔀紀元元會運世用以計歲也因陽統陰也乃舉
年見月舉月見日舉日見時因陽從陰也乃以時繫日以

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
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
冬刑畢而一歲消息之故終矣是故聖人以天統黃鍾地
統林鍾人統大簇故建三統以為正以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承歷數以啟元斗振天而進日
違天而退或振或違以立五紀故協用五紀以正天道授
民時陽氣于三百六十上盈陰氣于三百六十上縮或縮
或盈以有閏餘故置閏成歲以釐百工熙庶績七政有遲
速也是以用衡以察三光分宿度用璣以著天體布星辰
日景有永短也是以立表于夏至之日以示相等置圭于

陰陽篇

假哉陰陽乎肇育二儀乎啗函蝡運乎淸通湛一坱然大虛乎流而不窮罔知厥始乎一者不離而二者更端乎屈伸在來抑有鬼與神乎何變化无方而極其至妙乎雜厠辮錯抑有則與極乎何物有統紀而不失其常乎一氣孔神分以二浸也親故更代天命流行也出有入冥百物不庱也外賓內主互藏其宅也始中生應機自行而無事也合一兩在化自行而無方也易有大極動靜互乘匡廓摩盪從乾從坤陽則規動覆冒物而不可勝故曰從乾陰則矩靜均齊物而不亂故曰從坤乾坤成列易行其中天何

日繫月以月繫年因坎離爲春秋晝夜之門乃立限以節其出入因太虛爲天度歲分之本乃先論以正其定位因元法定而後日法定日法定而後周天定也是以定日法以定周天因月周三萬三千七百有奇而章蔀紀歲之計不同也是以明章蔀以討月作時訓所以明時也制月令所以賦政也分八節所以始農功也候室灰所以扶百度也正歲年以叙事頒邦國以告朔萬民觀于月吉官屬觀于正歲命四正而明辨四方俾八能而和合二至

之類是也氣機推行物遊而逝各遊其像莫取有爭嘗則孳乎其孳孳動則粹乎其肫肫其來也由于幾之不成其去也繇于幾之成不成生于成成生于不成亦非氣之所自知也何謂成理有所立也何謂不成善尙藏始也然陽者道之用而亦以陰爲用陰者道之體而亦以陽爲體陽用陰陰用陽陽尊陰陰尊陽若夫剛柔者其體順健者其德進退者其變而生殺者其功也尊卑者以言其位也奇偶者以言其數也鬼神者以言其用也易簡者以言其善無極而太極者以言其理乎是故聖人遠觀近取畫卦以通德類情參天兩地倚數以成文定象合始調間均律呂

其道地拖其緒形著其情象含其精五行化其質四時驛其氣是故有對待者有變易者對待者所以定位立大義也變易者所以流行禪大化也陽則潛萌黃宮反始天根衍爲三重極于九營陰則陽之別名自縮而云退九則八退八則六進六則七進七復爲九彼十月陽止坤上龍戰固嫌于無亦探其本而云然是故陽始曰復復還也本其所有來而還之陰始曰姤姤遇也本非所望卒然值之陰陽動靜各得其常凡曰陽者如開闢如僑躆如動跬如摘張如始育如長養如掀震如昭著之類是也凡曰陰者如陸閉如蔭伏如翕聚如降隊如幽藏如刑害如削退如吝嗇

而塞彊而義所以論材以任使冬夏之會所存之秘□□

防其所產之德俾陽不亢與罔愆于冬俾陰不戢與罔伏

于夏所以幽贊神明致中和履霜堅氷言慎其端至日閉

關言養其微所以內陽外陰辨淑慝嗚呼仁者見之謂之

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以統氣類物旅陽宣氣立常定行制甲歷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若夫章之以采辨其色也列之以位論其材也敷教敦典任生德也明罰勅法紀天刑也作樂以統同應天之和也定禮以辨異配地之序也是故君子用兩而化持一而貞易知簡能効法于乾坤仁義中正全德于動靜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而乃文乃武先無陽察後無陰蔽而知微知彰九六相成事之變也則用九以見天則用六以利永貞得失相形事之紀也則推五福以類升幽六極以類降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匡輔以爲教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

五行篇

一者函五以爲本乎五者貞一以致用乎貞一以致用顯諸仁也函五以爲本藏諸用也一潛乎五五復于一是故不測之神一之謂與推行之化五之謂與陽始于一成于三進于七究于九陰起于二成于四退于八極于六終于十一二三四五成象之謂乾先天之五行也六七八九十效法之謂坤後天之五行也先天非後天不成後天非先天不生二者未始相離也有陰陽對待之定體交易之易也有陰陽流行之次序變易之易也有三同而爲陽之不變者下生上也有三異而爲陰之不可易者上克下也木

康州志補

防其所違之德悖

于夏所以幽贊神明致中和

聞言養生者所以引導小人全其志

于陰中處北而大寒地藏十土者地之中地之體也居其藏十是以寄旺四時守五而居中則知水者天從地而用六也土者地從天而用五也天生數多而成數少陽道嘗饒亦乾以易知之道也地成數多而生數少陰道常乏亦坤以簡能之道也參乎天故天生五行之三兩乎地故地生五行之二二三相倚五之合也夫至陽赫赫出於地焉至陰肅肅出于天焉天燥而水生故乾以九二交坤成坎地濕而火生故坤以六二交乾成離木則以乾初九交坤成震金則以坤六三交乾成兌土則爲貞君而爲五行之主乘四極而爲包育之母其乾坤之冲氣乎是故金水者

以準之火以化之木以制之金以禁之土居中央以總吐之陽直陰遂行天之氣也君乎乾也神而非物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備物致用產地之材也藏乎坤也物而非神也陽類大陰類小大可兼小故生之屬乎天者皆足以包五行而無外其貴賤之公十平朱子曰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中而土爲之終[illegible]圖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illegible]易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又曰木之包五行[illegible]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藏[illegible]命而藏于此也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陽數一陰數二二倍乎一故數之屬乎地者皆足以配五行而有餘其奇偶之分乎天藏一水者天之一物之原也以其藏一是以倍

下相制君臣道也往外求內賓主道也先後不僭長幼道也變化相資朋友道也從剛從柔性情理矣間氣正氣淑慝辨矣時屈時伸鬼神行矣或偶或奇大數流矣四立四季歷時陳矣宮數始終律呂生矣應天之幹從日數焉配地之支爾四維焉衍之則萬纏羣醜焉混之則一包大極焉是故聖人以天之五行左旋以生物也故作圖以立其體而虛中以爲易以地之五行右轉以成物也故作書以通其用而實中以爲範協用五紀乾道以之叙區晝五土坤維以之正明辨五物物族以之類稽考五卜民用以之前推始終生旺者以爲德運合東西南北者以爲卦直五

大父陽變大母陰化也中土者陽父原變陰母原化也木火者少父陽變少母陰化也而皆不離乎五也如一得五則六二得五則七之類是也水者有中之無火者無中之有木者以虛乘實金者以實乘實水者天地之精以魄抱魂火者天地之神以魂附魄木則以質含神而達其精金則以質含精而墮于氣水子位而爲大柔然一陽居二陰之間而陽已生乎子火午位而爲大剛然一陰居二陽之間而陰已生于午陰陽互根也木卯位而爲少剛然水漬則生火燃而不離金酉位而爲少柔然水火相持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陰陽相伴也老少相感夫婦道也形神相禪母子道也上

義金德也義或失之剛故以禮節之禮火德也禮或失之
拘故以智通之智水德也智或失之許故以信正之所以
成其德也貌澤水也而曰恭言揚火也而曰從視散木也
而曰明聽收金也而曰聰思通土也而曰睿所以修其事
也春息百物以順木行夏賞五德以順火行秋施五禁以
順金行冬收五藏以順水行中守三正以順土行所以施
其政也一六爲鬼神也則極仁孝以感之三八爲衣服也
則懸制度以示之二七爲禮也則賁入文以止之四九爲
兵也則章好惡以威之五十爲五穀也則穧室墐竈鑽燧
改火杼井易水順天時因地利以順氣之所以法其數也

音以扶沉伏出散越五禮以考制度別仁義五步五伐五兩卒乘以作兵五聽五戒五辭五罰以制刑用五材以盡利治五氣以御時悖五典明五教以作民立五廟修五祀（五祀如兆五帝于其郊之類）以假神制五鄙五鄉五家五屬以聯民設五官五横（管子曰上有五官以牧其民下有五横以揆其官）五等五服以聯其官正五名昜五功和五味章五采輯五瑞班五幣與夫五權稱之五衡均之五規圓之五矩方之五準平之以平天下後世焉是故君子知時之幾或伸或屈貞勝之道或生或克樂天者契其生之理知命者通其象之數踐形者會其氣之全（蓋以五行有理有數有氣）仁木德也仁或失之弱故以義斷之

大陰精

元日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是故纏星紀以合初
朔經天街以乘黃道巡六甲以與斗逢納坤巳以與坎配
西入水下所以涸水也夜行地中所以搆精也隨天之行
以爲晝夜隨天之交以爲寒暑大陰緣之以有晦朔弦望
五緯因之以有伏逆遲留夏午正行南陸冬子正定南北之
位以爲經春酉正行西陸秋卯正通東西之氣以爲緯隋志曰東
陸曰春西陸曰秋與朱漢上所言不同元鮑魯齋以爲不
誣則疑文當別考不可混而言之也愚按南北定位東西
通氣本太元之說魯齋取之以爲經緯之說實憑地的巧
但隋志所言乃探其本始之初而言不可全非攷諸唐虞
之時日纏冬至在子夏至在午春分在卯秋分在酉今未
四千年而冬至在寅夏至在甲秋春二分在巳亥計其歲

動于陰丁在南則從天上照丁故離陰散于暑外有西則入地下故兌陽入于陰下在北則行地中故坎陽陷于陰中在東則溫與木交也在南則燠與火交也在西則涼與金交也在北則寒與水交也在東色青從木色也在南色赤從火色也在西色白從金色也在北色黑從水色也在四時也亦如之是故聖人以其當十時而定尊卑之分左氏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晉杜預曰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鷄鳴爲士夜半爲皂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日中出出闕不在第尊王公也以其生五聲而均陰陽之音揚子曰聲生于日謂黃鍾宮聲戊癸五也戊己屬土大簇商聲乙庚八也庚辛屬金姑洗角聲甲乙九也甲乙屬木林鍾徵聲丙辛七也丙丁屬火南呂羽聲丁壬六也壬癸屬水此六律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有

差退四五十度則曰帝堯後萬餘年冬至日反纏午夏至日反纏子春分在酉秋分在卯若復舊纏而冬至在子夏至在午當在二三萬年之間逆而推之帝堯之前亦一南必如是矣此所謂日道歲差而本于緣督趙氏云

而萬物死一北而萬物生發歛之功盛矣子後來而爲伸午後往而爲降鬼神之機行矣春分距秋分行遲陽之盈也秋分距春分行疾陰之虛也是故近北則盈上縮下陽氣積多而爲暑近南則縮上盈下陰氣積多而爲寒然日者離屬離二陽而包一陰陰偶而虛在內火氣宿焉陽直而施在外火氣揚焉陽無十而日數十者從甲至癸兩天之五也七爲少而日曰大者代乾之位也先天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後天乾退位于西北而離代其位故乾坤日在東則從地下升上故震陽

而有父道也君君者以其長陽而有君道也夫夫者以其

配月而有夫道也賓之主之者以其盈縮而有賓主之道

也如含王字宋志曰君德應于天上下和平則日中有王字如揚光輝如五色淳

明如四彗旁達宋志曰人君有德天下大豐則有四彗彗非彗孛之彗蓋光芒四方普出有如彗然

有道之應也則修德教以從其休如晝無光如有黑子如

晷進則水如晷退則旱失道之罰也則修德教以避其咎

應鍾變宮蕤賓變徵者所以和之也唐僧一行所謂司日以天之五音者亦由于此以其主生養而祖識地德以其主離明而南面以治其形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晝王畿以象之其數二之與七以位南方故定君臣以擬之分卦爻以直之推歲會以紀之本元法以定之審朓朒以析之寅賓寅餞所以致之冰表土圭所以測之鑽陽燧所以取其火行大衆所以時其禮是故君子法其明也繼明以照四方而自昭其德文明以化天下而會嘉其禮重明以麗乎正而宣大其治開而明者以時其動闔而晦者以一其靜中則必昃者以持其盈食則旋復者以補其過子子者以其法天而有子道也父父者以其

太陰篇

說卦曰坎爲水爲月是故卯酉者日月之門也酉爲月門而居右歷戌終寅陰之魂也子午者水火之位也子當坤復而居下壬精癸血陰之魄也說者因曰日爲魂月爲魄魂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照殊不知月以坤偶之六函天根之一坤偶之六魄之盛也天根之一魂之靈也魂魄混合精而明也天有四象所以示也示則顯然教之至也有明不明者日爲之也日爲之者非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照而爲之也日陽月陰日雄月雌日尊月卑日大月小日明月暗日遄月舒是故日近則損

出于京房張衡之徒而參同契取之以爲金水修煉之爾
後世小儒遂附之以成其說參之六經未有也發造化之
祕者莫過于易如曰日月合其明如曰日月得天而能久
照如曰日月不過如曰月幾望如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如
曰日月運行曰合曰得曰不過曰望曰相推曰運行此六
字最宜詳玩蓋合者氣不相離而相須也得者不相射而
相濟也不過者不相過而相等也望者不相下而相敵也
相推者不相勝而相生也運行者又相代以爲明而不已
者也以此觀之可見不獨月取日之火以明其水日亦取
月之水以麗其火何嘗曰月之明乃日之明也耶然聖人
言日月而未嘗曰月日日居月先而又于諸爻之中以月
幾望者戒之此乃崇陽抑陰之深意其實月與日一而月
之明非日之明也程子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于月之理
是也明爲日爍之說漢志雖已言之而于生明死魄之義
未著故愚說如上然後爲備云又曰此辨生明死魄之故
下推生明
死魄之理月生乎西坎育于兌也弦乎南坎交于離也望
乎東坎爽于震也伏于北坎陷于坎也陷于坎者坎北而

其明以尊日非故損之也陽來而陰氣消也日遠則益其明以四日非故益之也陽去而陰氣息也厥損厥益罔移其匡勢之所在莫知其然書曰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曰厥四月哉生明夫魂魄未始相離也魄盛則魂衰魄衰則魂衰未有魄死而魂獨生也亦未有魄生而魂獨死者也特以月與日會陰爲陽爍故云死魂月與日遠陰氣漸長故云死魄云爾是故光盡體伏謂之晦近日遠日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皆則日之行非則日之光也漢志曰日有晦朔月有弦望日陽月陰陰氣嘗爲陽氣消爍朔後月從右行漸離日而明生初七八間爲上弦半明十五日月去日遠全明月半後漸近左畔明復漸消二十二三

以取水而用方諸也而感類以生明也而復善以虛闇也
而克己以爓夜而能晝見則微而能彰以行遲而返速則
卑而不可踰以其位西而有婦道也則以女道正位乎內
以其續明而有臣道也則以臣道盡職乎下爲德之徵如
戴黃芒如有偃形如行中道之類是也則惠廸以從吉爲
失之罰如行陰道如行陽道如日反月之類是也則違逆
以避凶

主歸藏入陰暗也乘乎震者震卯而對酉位受金氣也交于離者麗乎火也育于兌者生于金也金水始生而微故始蘇之魂微水火相濟而革故上下之弦殊金受胎于卯故望則肇東而徂方西乙歸氣于癸故晦在會壬而疊日下其數十二分陰陽之二貞也三五盈缺獲地數之三十也獲地數之三十是以五日爲節右轉以配六卦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爲一節五六分陰陽之二貞洩三十是得地數也月爲太陰故得地數以六辰爲限左右以主十二辟卦值日以分會次合日以起初朔盈縮以成歲功爲寒以變物情藏精以通陰陽正四位以揆朔次分九道以持寒暑是故君子以其法日也

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爰遡其始天以乾之一而包坤之二故天包地外地以坤之二而分乾之一故地處天中天者氣之殼也完固而氣不泄是以旋爲九層左繞地外而弗停地者氣之所懸以升降也廣大而量能受故分爲六位斜隔天中而右闢北極在地平之上南極在地平之下而即天之兩端不動也是故天首西北所以乾卦居西北之維南北二極其中心也然中心有二者前後之分也北極居前心之中故出地三十六度而仰南極居後心之中故入地三十六度而俯朱子曰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其中兩頭

卑而不亢

而克己以懲忿而能遷

以取水而用方諸也而傚顰以

[illegible]

也謂北極者必取正於天乙言天乙常居是之尊者而者

者則當正位以臨下故北極周迴七十二度之內而嘗見平分嵩山以爲地中橫絡赤道以爲天腹湊四九之度以分四維統十二之辰以爲會次夏則日躔北斗而北極近冬則日躔南斗而南極近春秋平等而二極均構日之行也夏則日當寅戌而近北極冬則日當辰申而近南極春秋日當卯酉而分二極合地之位也若夫北辰居上規所以爲扛轂也星經難曰北極爲天扛轂二十八宿爲天撩輻蓋北極高故曰上規南極低故曰下規赤道橫絡曰中規據紫微所以宗萬神也朱子曰極星之在紫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是也乘天極所以戴天頂也象緯考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曰北辰其紐

拚定一頭在北上爲北極一頭在南下爲南極又曰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簨子相似又似個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都不動又曰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動也緣督趙氏曰北辰如瓜之聯蔓處南極如瓜之含花處

然星皆拱北者北尊而南卑北上而南下以前陽而統後陰分於兩而主於一也分於兩者體之異也定其位乎主於一者神之合也會其元乎定位者北極居丑艮南極居未坤也會元者南極與斗相峙以輔帝星也諸星在論曰北極在丑艮故南極在未坤也又曰南極與北斗相峙以輔上帝故雖在井分井不得而司之也蓋上帝卽天皇大帝星也北極者大帝之都則知南極亦統于北極之中矣老人非南極也論南極者必取正於老人蓋老人壽星乃星之兄長而老者又嘗退位而不司故南極周匝於七十二度之南而常[illegible]

極偏西而當坤位故南斗有六以爲南極之輔山拔而起陽極而上坤沉于下陰晦而藏南北之極從可知矣是故君子建皇極以法其大中而不偏合無極以法其虛一而不用守至正而中心無爲以法其居常而不動以其合爲元氣而直養乎至大至剛以其散爲星曜而分建乎內官外事以其張爲百精而辨物以居方以其建爲斗衡而質斗以治歷宋志曰北辰星合元垂曜建帝形運機授受張百精以北之見者而顯仁以應天以南之晦者而藏密以配地以其雖靜而亦動也則動而無動以其雖動而不見也則靜而無靜而又以神

星天之樞也鮑魯齋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北頭一星在天心四方各去九十一度九十一度者四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方輻輳將來辰星居中即北頭一環星之內無星處也此句與叅四九之度以分四維相發

勾陳所以衛中宮也勾陳六星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主御群靈隋志曰在紫微宮中班固曰周以勾陳之位蓋六爲土數而四時之氣無不備勾陳居龍虎鶚龜中而四方羽毛甲鱗之衆無不統所以爲中宮之衛歟然勾陳之尾恒指北極顛故云

靈寶魄都其所以開闔左右之三樞極中大乙是帝之都而帝星邦在勾陳內勾陳之尾恒指北極之顛是都其所也左右二樞即左樞星右樞星也

璇璣衡旋其外以齊正盈縮之七政即北斗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乃君象爲號令之主又爲帝車取運動之意所以運乎天中制四方而均五行也發微曰維北有辰爲紐爲樞居中不動旋斗杓於外以建四時齊七政也又曰傳記多言北斗不言北辰者以辰居中藏諸用也故無迹可指可指而言者斗杓所建而已其言[illegible]

橫相錯四位成成焉與蔭至陰宅物之精發厲至陽
洩物之情鳴乎地不可見貴察其理厥理既察厥
道曷已作地理篇
存乎動靜之間者曰道道變易以動則剛生反本而靜則
柔生剛柔交而地成焉是故綿絡天元以附氣判合彌陶
以開類更廻陰陽以游極淺深南北以交天起畢昴而右
闢戴日月以南下水火土石以盡其體圓直蒙酋以通其
方飛走草木以含其生聲色氣味以收其變然地理莫大
於山川天地之初冥昭瞢暗胡可勝言既而陰陽迭循清

吾之用已焉耳矣或問朱子曰極星也動否曰也動只是他近那辰處雖動不覺嗚乎天體至健無一息之停極在其中豈有不動之理只是動不可見耳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是不動之辰以爲羣動之根故曰不用之一卽無極之極降而在我者也

曰負海貨殖所阜之國秦控四塞而制晉阻三河而蔽齊
負東海而圜楚介江淮而闢周會中而地衡燕阻北而地
僻蜀地入而不出吳地隅而偏安東方物所始生故作事
者必於東南西方物之成熟故收功實者必於西北是故
聖人制以八索别以九邱述以職方表以提類爕定東西
以爲經疆理南北以爲緯鎮山表之安地德也鴻川瀦之
達地脉也丘原封崇昭陽氣也陂池洿庳鍾陰美也會通
四海包乾輿也營立四極括坤元也宅居九隩奠民生也
豐殖九藪蕃庻物也因嵩山之中以定二極因午位之正

渦祖發虛實互乘厚薄交劘風氣摩之水土盪之則剛者坑而獨存柔者淘而漸去而山川形焉山者水之經水者山之紀凡山皆祖崑崙一實萬分也凡水皆宗大海萬復一本也山體靜水體動山主發長靜之用也水主澄寂動之用也西北多山故戴天頂而曰天門東南多水故名歸墟而曰地戶分三絡以達其肢正四列以辨其理天漢萌而西戒分南宮正而五均叙崑崙之山橫爲地軸岷山之地上爲井絡是故七表者所以合七星也四瀆者所以合四維也九域者所以合九位也三形者所以合三辰也五岳者所以合五行也十二分者所以合十二次也分是之

壞則想威文之覇睇洞庭荆門則鑒劉蜀之失嗚乎地不
可見貴察其理厥理既察厥道曷已

以合天運以星次之分察災祥以山川所宜施政事以天綱地紀之區析帝區以侯甸要荒之服爲藩封設險守國地形據矣省方觀民風俗釐矣經地設井爭端塞矣立步制畆不足防矣是故君子剛柔兼體見天之則縱橫成文踔道之誼柔順利貞聿修厥德含宏光大載埏厥化簡而弗煩黃而尚中馴其卑道而謙循其矩法而方博厚者敦其質容保者廓其量廣大者攡其緒絣錯者塋其情周行蕩蕩履其道焉淵泉混混探其源焉維石巖巖嫺其儀焉險枕坎坎歷其變焉屹然而峙者以主靜淪然而流者以主動嶄然而高者以

與閩北方屬坎而反多山南方屬離而反多水何也曰此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蓋相制伏以爲造化也然北方多寒本水之氣勝也南方多暑本火之氣盛也觀諸水之流皆發自西北以注東南北本水也日之行必始自東南以移西北南本火也

東南下而爲陰陰宜寒而四時反多暑是地之陰不足以勝天之陽故不得不從天以用陽西北高而爲陽陽宜熱而四時反多寒是地之陽不足以勝天之陰故不得不從天以用陰

變則懇威文之謂御洞庭制

可見貴察其理原理既察

東北之山莫大於恒岱以其當艮位也其股皆接乎大行
山者地之形體故分屬雖多而實有限水者地之氣脈雖
盈涸無常而實不窮
東南水輕而土浮故人皆和順而易流物皆輕疾而藐小
西北水深而土厚故人皆堅勁而不同物皆迂緩而長大
惟東南之水多而土少也故人皆清通惠和其失也險而
不乎深而難測惟西北之土多而水少也故人皆好義近
實其失也戇而多愚粗而多鄙
地之土則天之辰也天辰不可見而地土可見者成象之

東南之地爲陰其多熱者陰虛而乘乎陽也西北之地爲陽然多寒者陽亢而乘以陰也

邵子曰極南大暑極北大寒南融而北結萬物之地也夫水火相濟地氣中而和氣無過不及萬物以生極南大暑火掩乎水也極北大寒水掩乎火也水火相掩氣不相濟故曰死地云爾

艮爲山一陽止二陰之上象山之在於地上也坎爲水一陽陷二陰之間象水之行由地中也艮鉄上之質則平而爲地坎塞下之流則鍾而爲澤故陽土爲艮陰土爲坤陽

水至涼而有温泉火至熱而有凉焰水能載物而有弱水火不可犯而有火林可以窮造化之變矣

謂乾效法之謂坤也辰則爲大虛而日月星辰麗之土則爲大地而水火土石附之

山者勢之合於天者也以其質剛故能特立拔起上接於天是艮以天之一陽而居陰上水者氣之生於天者也以其質柔故能流行不息下附於地是坎以天之一陽而藏陰中

北爲壬癸以水之氣盛也南爲丙丁以火之氣盛也何以曰水氣盛於北觀諸北方土厚水深是水之原皆在北南方土薄水淺是水之流特在南耳何以曰火氣盛於南觀諸日冬行南陸則在中原南之南夏行北陸則不在中原

以施政者周禮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
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
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
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
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
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此辨
其物以施政也吳草廬推皇極經世所名之物說曰物
有飛走草木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者鶻鴻鷹鷂之屬性
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䳺鷄鴨梟之屬情之飛飛之情

大宋[illegible]

以學者必格之焉作物理篇

物也者抽理之緒以定命也抽氣之緒以授形也抽數之緒以爲紀也抽理之緒以定命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抽氣之緒以授形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抽數之緒以爲紀者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與九六七八也伊二氣變合而五行更纏二老交索而六子貞盪戾醜咸貞葵焉孳有矣是故天燥而水生化物精地濕而火生生物神水濕極而生木合物質火燥極而生金堅物形土則火生而爲包育之母直方以大脩物體悍首而善施乾之物也大腹而

也飛木者鴿鳩燕雀之屬形之飛飛之形也飛草者蜂蝶蜻蜓之屬體之飛飛之體也走飛者蛟龍之屬性之走走之性也走走者熊虎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猿猴之屬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蚍蟻之屬體之走走之體也木飛者松栢之屬性之木木之性也木走者樟櫸之屬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棫樸荊榛之屬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穀木芙蓉之屬體之木木之體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屬情之草草之情也草木者蒿艾之屬形之草草之形也草草者[illegible]之屬體之草草之體也此

毛故西方多毛得金氣也第斗至壁是謂星武武主介故
北方多介得水氣也日爲陽火之宗也是以陸生者視出
入而爲作止之期月爲陰水之宗也是以水潛者視虧盈
而爲消長之候如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螺蚌燋之類雷者乾一索坤物之
長也是以出地而蟄物奮入地而蟄物藏斗者斟酌元氣
物之量也故徂南而植物生徂北而植物死木觸土而生
角者象木所以能觸金性剛而決齒者象金所以能噬水
就濕魚鱗似水所以善潛火就燥鳥羽有支所以善飛飛
得陽之虛而附於陰故自下而騰上天交於地也走得陰

能受坤之物也決躁而動下其震物乎進退而爲內其巽物乎隱匿而善伏者坎物文明而善麗者其離物乎艮物堅忍而不貪兌物毀折而多賊若夫嵩山之中定二極中氣所鍾也四鎮之表分兩戒間氣所劘也自岱山之東盛德在木陽動陰下其氣漸出故物亦漸出自衡山之南盛德在火陽在陰外其氣大出故物亦大出自華山之西盛德在金陽生陰下其氣漸入故物亦漸入自常山之北盛德在水陽入陰中其氣大入故物亦大入物之體質在地成形物之精華在天成象稽諸四方之宿第角至箕是謂

壁同氣也而雀飛鼠走異質也又二十八宿雀鼠同宮而異位亦此意也此類甚多在木例如梅與杏同氣而異質之類是也即蚕與馬亦然有同質而異氣者如騾驢與虎其形相肖是同質虎殘害騾驢不食生物是禀氣不同在木如橘踰淮而爲枳之類有同性而異情者如龍與麟皆屬角皆得東方木之性以生然龍走而飛麟走而走是異情有同情而異性者如猿與猴其情皆嗜山林然猴性動猿性靜是其性又不同焉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陰陽類矣生東南者多仁生西北者多義剛柔分矣初生氣日至而滋息旣生氣日返而游散鬼神行矣生有先後序有大小和禮秩也流而不窮合同而化明樂節也情僞之相感愛惡之相攻而吉凶生焉嘖以牙者童其角擢以翼者兩其足

之實而附於陽故自近而及遠地交於天也草者得柔之
體而沖剛以生故葉附地從月露之化也入於地也木者
得剛之體而觸柔以生故枝向天從雷風之化也星之子
也東北陽方乾位東北以統三男正夫道也交道也西南
陰方坤位西南以統三女正妻道也母道也男女交泰而
萬物化生萬物化生而各從其類是故有化化者未有人物之時
天地絪緼而生者有形化者既有人物男女交搆而生者有種化者草木果蓏而生者
有神化者龜鼈相顧神交也之類有氣化者鶴鶴相唳氣交也之類有影化者
即影抱鱉黿鰻鱺也之類有聲化者即聒抱蝦蟆與鴝鵒鸛鵓之類有變化者鷹化爲鳩田鼠
化爲鴽腐草爲螢有翼化者螟蛉有感化者兕感月而孕孔雀

俾農生殖九穀俾女課治桑蚕俾圃人之牧獸俾場人之殖果蓏命衡麓守山之林木命舟鮫守澤之蒲葦命虞候守藪之薪蒸命祁望守海之鹽蜃蓋爲天下以守物利也獵不焚林畋不掩羣漁不蒸澤豺未祭獸也罝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也綱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摰也網羅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也斧斤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也不得以火燒田而對時以育物焉是故君子容保無疆厚德以載之曲成不遺經綸以治之各居其方類族以辨之裒多益寡平物以施之格致以窮之中和以育之大德

無角無翼者材以道德而賦形定焉濕以合感化以離應而變化無窮焉形異其材之宜聲發其律之情臭達其氣之變色昭其文之章蠢靈有偏正之殊高卑列貴賤之位道也者所以統物之理也天也者所以統物之氣也地也者所以統物之形也人也者所以統物之治而物也者所以統物之變也故道任天天任地地任人人任物是故聖人握機矩而布天教用順物氣以土宜而察地利用蓄物生大並作陰德以中禮防之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用節物性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用任物材見物之積而宣卜筮擬其形容以象物宜因物之聲而協律諧和

莫要于五穀故取其養

案有宋理學剏自元公由二程子至龜山啓緒入閩又由豫章延平以傳之紫陽朱子道南統系遂繁然皆盛于南惟橫渠張子樹幟關中北方學者咸奉之至今濂洛關閩並稱儒宗焉漸齋生于外徼逼近關陜寘心觀理絕學遂興所著觀心約洵所謂廣大悉備者入之性理書其為同異亦微矣頁從張茂才得是編讀之玩味不忍釋聞蔚蘿存本無幾特附州乘傳之俾海內人士知北方之學不以橫渠止云

敦化故彌其理小德川流故理於義物與无妄故貴誠物各有極故建中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故趨時萬物備於我故大其心同其味和其色均其聲敦厚其質不撓其氣命名章采度軌綴淫間貳覆暴輯剛馴柔安數陶化相材任德任力制器保生惠死圓以規之以理生氣矩以方之不移其臣準以平之大正其紀繩以直之不枉其道權以稱之均和而適宜衡以平之施德而不爭以詩識其名以易觀其象以書行其政以春秋紀其事以禮理其性以樂和其情鱗蟲三百有六十莫神於龍故取其變甲蟲三百有六十莫大於龜故取其靈羽蟲三百有六十莫美於鳳故取

諫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疏　漢范升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知其書也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

仁和吳廷華識

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
事

諫廢河東鹽池疏

元魏 長孫冀歸

鹽池天資賄貨密爾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

淵曰傳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行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

仍報全完者是皆小民竭盡脂膏以包賠者也自部
覆之後又歷五六年矣除有可墾者已陸續勸民墾
種外其實實衝壓不毛之地人力有所難施煢煢小
民包糧年久困苦益深漸至徵比不前催呼莫應在
地方各官莫不以考成關切而無術彌補屢以未完
開報矣前撫臣稔知其累苐以時值軍需孔亟數年
來未得即爲覆請故于伏枕彌留之際猶惓惓以此
爲未了之餘衷而遺疏乞㒺仰邀
聖德也臣復任後廣諮民瘼復檢閱舊案乃知宜屬窮黎

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絶天助大魏茲討不爽昔高祖
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
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
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
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

請蠲宣屬衝壓地糧疏　國朝　于成龍

該　臣　看得宣府所屬西城與懷安蔚州等衛邊隅土
瘠逼近渾乾等河有水衝沙壓地畝小民包糧為累
經前撫臣金世德于康熙十四年十月內具疏請豁

不特無以資生而且以爲害也邊徼窮黎綿力幾何實堪永遠包賠此數處之荒糧一日不除則數處之民生一日不遂雖目今師旅未息需餉尚殷但逆氛殄滅殆盡唯遺黔滇餘孽指日蕩平此後軍需似無虞于不足而合計四處荒地本色糧不過三千餘石銀僅一千餘兩免之則涓滴之損似無關于

國計而數千户貧民得免包賠實受惠于無窮仰祈

皇上特沛洪恩准與豁免俟水乾沙退之日勸墾輸糧庶荒邊僻壤之民永甦其累矣

之累害莫過于包納荒糧是以檄行查勘茲據守道
叅議董秉忠詳稱口北道李如桂公同廳衛各官逐
處勘明懷安衛實有水衝沙壓地一百九十一頃二
十一畝零蔚州衛實有水衝沙壓地三百六十八頃
二十三畝零西城實有水衝沙壓地三百四十三頃
六十畝零又東城地方亦有水衝沙壓之地緣從前
猶望水退沙消勉力墾種以完正賦是以十四年未
經開報乃年來衝壓益甚耕耨無期故官民激切呼
籲亦經口北道親詣勘明實有荒沙地九百五十五

聞母訃乞還狀

明 馬爌

職待罪行間當此重地遭時多事日夜兢惕常思捐糜以
報國恩所自矢也祇因職少孤賴母祁氏撫教昊天罔極
承襲之後雖歷任遼左大同極險最衝母子相依未嘗一
日忍去客秋職母偶病延醫調治未効職母自謂南北水
土不服家鄉烽火時警必欲回家調理且展思鄉之意職
即遣子宏儒隨侍還鄉職屢遣僕歸問意必痊痾有期便
即迎養雖致身以許國猶可逮祿以養親耳詎謂職罪已
深禍延難逭原差家人王秉愛於八月初五日自職鄉南

書補

上隋文帝書　　隋 長孫晟

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惟强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

擊者況陡聞母訃沉疴驟發其危篤廢頓可勝悲哉漕河何地震隣何時卽以强健之身勉撑蹚臂猶不能勝而欲以抱遺恨于終天疲精力于痼疾百念俱灰一籌莫展者當之將來貽誤封疆咎其安委哉母尸暴露不孝罪已通天疆圉震驚不忠更無死地職雖肝腦塗之斧鉞殉之更何及乎伏乞垂念河漕重地關係匪輕俯念本職情非得已病無假托准免候代容職回衛趨親補伸子鉄調理殘息倘不卽塡溝壑有生之年猶長捐報之日正有在矣謹狀

來懇切諭職老病時作時愈愼勿爲念祗當矢忠報國仰
答世恩秉愛至職猶焚香叩天職母無恙職猶報劾之有
日也不意秉愛離家次日母卽沉昏不醒人事僅存奄奄
一息至初九日子時復蘇家人環侍問之云我在徐州看
㨪兒方來言畢左眼垂淚吁嘆數聲丑時氣絕本月二十
六日訃音至矣葢秉愛往而母若來母固不忘見子之念
及秉愛來而訃繼至子已無復有見母之日矣嗚呼生不
能盡養病不能侍藥死不能永訣烏慈無哺羔㹠匪民一
痛長號夙疢陡發雖瘠毀尙有人形而支離幾無生理寸

蔚羅之在三晉固袁然所稱文獻藪也嘗攷郡誌所載前代文章氣節之彥筆不勝書有明三百年來學問經濟亦復輩出不乏其在嘉隆之間者如尹朔野先生鄒漸齋先生郝溫泉先生鼎足而立彪炳一時尤今日之典型也尹少負儁畧樹鑒於世所著兩鎮三關志鄉約塞語諸書以學問而兼經濟傳矣郝爲名侍御出秉節鉞入叅樞幄鞠躬盡瘁生氣如新以經濟而成學問亦傳矣獨漸齋先生者致知格物不事雕蟲著書名山圖諸里耳海內又安知有漸齋先生其人哉歲甲午秋余待罪閒署補過抄書友

格物之學矣先生名森號漸齋中嘉靖辛卯科鄉試未仕卒書名觀心約旹順治乙未歲春王正月

蔚州魏象樞環溪題

人武承之手一帙示余曰此吾蔚鄒先生所著之書也垂百餘年未散佚公盍梓而傳之余捧讀未竟喜躍欲狂𥨊見諸篇中究天道之奧窔窺地理之精微昭人事之觀察而配合辨說元邈義理悠長有斡旋兩儀鼓舞萬象之意較尹都兩公別是一種學問亦別是一種經濟嗟乎龜龍之字難覯鼎彝之光易藏無怪乎秘之久而不輕洩也憶余甫垂髫受先大人庭訓謂先生大父鄉賢公積書萬卷後蒙尼山許一弟子讀之今先生之言聞未聞而見未見殆非人力哉然而先生自此傳矣以三君子鼎立之學而

蔚州暖泉社義學記　國朝姜頡新

學校不獨自上設也維作人之化隆於上而觀感於下者莫不相率而興於學雖薄海邊隅亦無不學之人人無不學之地夫是以風俗醇而人材茂記曰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尙書大傳曰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葢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塾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我

皇上臨雍講道崇重師儒又須

聖諭廣訓及五經大全令直省諸臣時勤宣講務使人人

彰者不勝紀其設立義塾也殆有慨乎俗之尚武而莫知文教也欲丕變其勁悍之習而咸歸禮讓爰擇暖泉社地而延師置學焉其束修以及筆墨膏薪需作之費悉出自揆叙昆季其學舍二十有七中庭廣三楹歲就學常數十人其學規雖未大備而特重小學務謹於洒掃應對之節頗得朱子教人遺法至於成人講習文課有常期勿忘勿助亦無不井井有條其先後延師皆一時知名士其弟子循循規矩綽有文譽比年接踵泮林歲科殆無虛試自康熙五十年

曉諭凡所以鼓舞而作興之者至矣第窮鄉僻壤有志於學而力未逮者未免困蒙之吝所賴一鄉中有好行其德者彷古左右塾之制於鄉黨間設立義學而廣勵焉其裨於人材風俗不淺而茲於蔚州暖泉社見之夫蔚州地隣邊徼性多勁悍類皆習於武事好弋獵馳騁而禮教罕聞比來人文蔚興英賢迭出自司寇魏公昌明正道傳理學之宗風而李公太宰暨少宗伯喬梓繼起皆以政事文學衣被天下一時親炙於鄉先生之風範者靡不慕仁而好義彬彬稱

學者三復於瑕泉之義亦可油然而奮興也已

論補

上谷風俗論　明　尹耕

捐資創始迄今幾二紀而造就人材已如此董生勉
乎哉自是行之不倦更爲聘禮名師如先賢胡安定
孫明復石守道諸先生者詳定其學規而因材以樂
育則師道立而善人多將見蔚之士皆經明行修以
化導其鄉人探其風而飲蜡吹豩熙熙和樂入其里
而守分循禮比戶絃歌行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
者代其負荷於道路夫然後暇臯之教成必有昌明
理學可以繼魏公政事文學衣被天下可以媲美李
公喬梓者出乎其間而徘徊學舍詠思董君之功德
[illegible]盛科後進哉

湯誓稱王論

國朝　王家啟

前編曰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者湯誓泰誓之稱王蓋追述也至于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于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適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即受命之日蔡子所謂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天命既絕則為獨夫獨夫者其在斯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興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于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述不幾于嫌聖人而文之哉

所以爲名也何其自相矛盾之甚耶此論一立徒爲亂臣賊子僭竊名號者藉口耳乃謂蔡九峯史臣追述之說爲嫌聖人而支之豈不悖哉

傳補

奇窮子傳　　魏象樞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蔚之舊弁也弁易姓名柏字象南家世詳郡誌父揮使公之嗣禱於三官祠夜夢神人抱一兒予之遂育象南生而穎異美髭髯貌磊磊有丈夫氣性豪華不謹細行官洗馬林守備不得志歸卜宅數畝蒔花

予嘗讀金仁山通鑑前編論湯誓稱王以爲湯武興師之時即其受命之日故稱王以誓衆不以諸侯而伐天子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夫湯之誓師猶懼有衆弗協故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以爲非有利天下之心也及放桀南巢惟有慙德誕告萬方猶未敢肆然自以爲王也尚遷就而言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故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向令誓師之時居然以王自稱則有衆謂其有利天下之心豈肯舍穡而

革徐步不少亂及與人談風生四座無抑鬱色或以疑事
叩立爲之決里中大賈巨室雖招之不往也識者異之嗟
乎其視世之擁銅臭以爲莫子過者何如耶此魏生所謂
奇窮爲作奇窮子傳以示其友武承之承之葢素交象南
者

樹石費不貲客至典衣易酒不辭不輟醉後輒歌或爲詩
動百言多羽音然亦不欲傳人竊記之得其擬古閨詞若
干首皆哀而不怨無一語及生事冬石炭盡家人以爲言
弁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別搆草廬棲之有惠
米者盡以易花環列几案簷際籠諸鳥能語者以爲半部
鼓吹日或不再食曰胸中免俗足矣何必飽藏古琴玉環
各一朝夕撫弄嘗譜壯士操曲有吽斷白雲鄉之句每一
臨絃鳥鳴花笑若與之應罷則抱琴泣曰此吾生死交也
而物之乎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兮贈之以白玉以其言

鄒子諱森字漸齋明嘉靖辛卯科舉人未仕而卒蔚州義民銘之孫也按義民素行著于鄉祠鄉賢嘗積書累萬卷每卷題曰賣者不仁買者不義且曰吾子孫或有能讀者後夢謁孔子命弟子 某 讀其書遂育鄒子鄒子生而清慧體不勝衣弱冠以仲尼徒自許諸子避席不敢近下帷數年積書凡再讀每究心陰陽象數鬼神禮樂之故獨與尹先生商訂之走一矇者往來傳誦數千言無舛謬尹撰兩鎮三關志以百卷計摭陶唐迄今故實且倩鄒子校讐足多焉會志成作叙尹屬稿諸鄒所鄒亦屬稿兩人各出袖

[illegible]

[illegible]入祀鄉賢以[illegible]

[illegible]

蔚州魏象樞環溪著

中指卒同相視而笑鄒子所著觀心約若干篇未及傳不起先是病初篤家人恐詢後事鄒子曰某卷好書某卷好書別無答者人謂書癡云鄒子與尹少年同鄉舉尹舉壬辰進士官至河間府知府或云終僉事篇成卒鄒子負異才讀異書未竟厥施亦卒蔚人惜之觀心約垂百年湮沒不可考詢故老無復識者余友武承之素以古學自勵雅志表章嘗就搢紳家力索不得偶從市上敝紙中見原稿書得之如獲拱璧甲午秋策蹇入都屬余爲傳又二年衛濬足水部梓而傳之尹先生諱耕字子莘來馭仲州守爲

范公名志懋字太乙河南虞城縣舉人明崇禎年間任蔚州屯牧道先起家郃陽令歷朔州陽和監司改蔚州公少服家學以忠孝存心母太君逝遺八行圖說爲訓時有氷雪淵之志率僚屬對百姓悉遵慈訓惟謹生平不衣帛不茹腥朴素如韋布蓋賦性淸介尚儉約爲仕宦倡非傍佛持齋者比屬下吏無敢餽一酒一蔬者闗西四知惟公有焉每朔望詣鄉約所講八行勵蔚士民大意歸重孝弟曰自中說提出良心聽者無論老幼多感泣風俗差變焉著弟經十八篇十讓一不讓說行世次年以疾卒于官無子

旌表暫厝淺土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督學使蕭公惟豫聞
於
上報可越歲丁未四月十六日蔚士民議遷典姐柩啟蘭
州厮塚合葬焉義士李雲華礱石誌其墓舊史氏魏
象樞爲之銘曰其心如結其碧爲血不爲劍合寧爲
玉折生則異室死則同穴
天子聞之書曰貞烈
山東法若眞曰宋蘭皆農也宋且無子惟一女生同
未解忠孝節義之事且年十七尚未嫁日從父母荷

棺斂不能給媵妾絕食亦縊死俱稾葬廣昌士人哀之爲
罷市

贊曰躬行寔淺廉吏眞儒萬姓其子小子其徒

誌銘補

蔚州宋烈女石碣銘　　魏象樞

康熙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蔚州衞西崖頭烈女宋典
姐死死之日年十七父宋有懷母裴氏無子與姐先
是許字州民蘭尙安子蘭州廝兩姓皆農以羅帕約
爲婚未及娶蘭州廝暴亡其家距西崖頭二十里許

知者而於所不能知者則俟之百世以後之知公者
而已此亦公之意也公起家先朝爲名諫議其始彈
擊封疆大吏中外憚之由刑科給事中轉刑科左給
事中時
世祖初親萬幾公言愼起居盡啟沃責備時宰人爲公危
上曰給事言是又因災異言天變爲人事所致語多忤權
貴者
詔廷臣集議左給事中故事不與議公則抗疏請與議
時面折諸貴人無所阿避由是衆皆側目矣遷吏科

鏸埶穡事聞訃置錘歸而自絕嗚呼女固烈矣其父母能視女之怡然以就死也亦賢矣哉魏生銘其死者予傳其生而能視其死者

刑部尙書致仕謚敏果魏公墓誌銘　國朝陳廷敬

國朝以理學名儒爲時用有淸節直聲謀議勞烈聞天下則刑部尙書致仕魏公自公卿大夫以至窮閻委巷有識之士莫不樂道其行事而慨然歎慕其爲人蓋公之學用于時而天下信之久矣若夫

朝廷之知公與公之受知于

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尋乞養太夫人以去講學讀
書修身教家以化其鄉人居十年太夫人歿喪葬悉
準古禮當是時
天子銳意堯舜三代之治政具畢張進賢退不肖思得學
問經術有名節可用佐國家興理平者於是相國益
都馮公首薦公
上召公以病辭再召趨朝授貴州道御史公初進見退而
喜曰
聖主在上以宏太平之無疆之業寔惟其時矣一切小功

都給事中掌大計戒僚友絶賕賂日夜宿省中邸寓
則令兵馬司傳檄關防於是言四事其一事
上尤嘉允謂言官糾拾例當復雖失寔不當反坐得
旨比年糾拾多反坐言官壞吏治塞言路其已之所糾拾
與麗八法同科編之令勅又言言官得罪宜治以考
功法不可置重典在諫垣前後疏凡五十餘上其大
要崇治本別人才修實政通民隱皆關時大政於是
忌者思有以中之而未得其牙蘖也會故相溧陽得
罪籍是以傾公
[illegible]直言官比事未發不糾

兵食察帑藏公經營擘畫爲多蓋公二十九在言官

言官有章疏故其議論風采在人耳目間恒易有所

蓋立六曹卿貳以循分盡職爲賢而已其可傳于世

者嘗少公則不然至是又上三疏言事曰權佑直以

杜浮冒曰核關課以防侵漁曰簡藩司以清賦稅皆

命確議以聞公在戶部稍久聲績益著左都御史闕

上特簡任公公則首請申明憲綱其言曰國家根本在百

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忍肥家慣國以屬官之奇

貪爲一己之奇貨職臣願諸臣爲國家培元氣爲朝

近利姑且補苴之論非所以告君也乃言教化爲王道所先滿漢臣僚宜敦家教以廣盛化言督撫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責成互糾並請慎重督撫之選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言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言制祿所以養廉今罰俸例太嚴密請紀過以示罰增秩以示恩言朝儀祀事貴肅言戒淫巧以正人心言輯禮書以勵天下前後所言

上多褒納比一年陞京卿留管御史事未幾遷左僉都御

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一日拜三疏言撫臣
溺職司官不法等事疏甫入而地震公言地臣道臣
失職則地反常臣總風憲咎實在臣是日獨被召對
于便殿與語移時或至泣下公既于言無所不盡尤
留意人才所薦引皆蒙擢用至是又列薦侍郎以下
者十尋復申刑部之命始去言路然公始終以言表
著者如此其爲司寇持法不撓嘗曰法自天子寬之
則爲施仁刑官市恩則爲骫法至遇
上所矜宥則又未嘗不對僚屬感頌德意宛轉以求其法

廷正紀綱為臣子勵名節列十事以上

俞旨嘉焉次言吏治漸壞公道宜彰今貪官廉官參處同

[illegible]例盡職溺職保薦無分豈稱賞罰至意舉清廉知縣

[illegible]陸隴其劾知州曹廷俞最貪宜斥既又舉督學道公

明者匪人貪墨者匪人廉者或復其官或不次用貪

者悉寘諸法其其時為吏者肅然知驚勸矣為左都御

史九月遷刑部尚書上言

主上宵旰憂勤臣不敢計身家恤[illegible]本

陛下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振恭風紀之司與參未

及余余時爲翰林學士從公後公則相率宿禮闈如

鎖廳校士竭日夜力繼晷焚膏覃思品騭葢是科黜

者三人其臨事精審有力皆此類也大臣巡察畿輔

則

特簡命公與公偕行者吏部侍郎科爾坤公兩人同心諮

訪誅剪奸慝稱使命焉奏事殿廷

命侍臣傳諭居官勤慎每當敷奏剴切詳明不負職任

賜御書唐詩一卷清慎勤格物大字各一幅廷臣間賜貂

朝衣公則

之可生也康熙甲子以病乞歸
上溫旨慰留八月再乞歸降
旨稱其實心任事令以原官致仕馳驛回籍恩禮有加焉
蓋公之進退不違乎禮而其所建白設施彰彰如是
可謂能行其所學者矣夫公之所以能致此者本
主上知公公受知之深故也不然公抱其學修于身施于
家而已矣其所建白設施豈能彰彰如此之盛哉又
豈能進退不違乎禮如此哉是以記公之事而推本
于君臣遭遇之隆以見君之得臣臣之得君行其所

而樂之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貽子孫足矣公歸
三年而卒康熙丁卯七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七十有
一
上聞悼惜勅所司給祭葬如禮謚曰敏果葢此皆公事之
可記世之所知其所不能知雖余亦不得而記焉公
諱象樞字環溪別號庸齋以賜額故晚稱寒松老人
蔚州人也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初從軍北渡河
以武功顯世授明威將軍隨侍代王之國大同襲指
揮有遷蔚州者數傳至儒官公諱宦有德行隱居不

諭以今年暫著來年別製更賜公卧疾數日朝
上見之命近侍問公飲食如何他日賜參膏一器人參二
觔自餘恩意與羣臣同者不書書公之特被者如此
則
上之于公爲何如也公之歸也陛辭
上曰比行當三入朝入則賜大內珍饌
命內侍視公所食幾何再入賜茶三入則賜
御筆題寒松堂額古北口詩一卷以榮其行去國之日朝
士大夫祖餞國門之外道旁觀者相與感嘆以爲君

[illegible]

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讀有所得未嘗不見之行事而尤邃于宋儒之書故所得于理學者爲尤深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若干卷公嘗謂余曰昔孔子殁羣弟子各以其學傳四方自子夏敎授于西河之上彬彬乎文學之風晉有人哉薛公文淸以來曹公眞子而後斯道將未絕也子得無意于斯乎余愧公言而莫之能學也余又烏乎銘公旣不得辭則排纂公事而繫以銘銘曰斯文未墜誰與作者肆祀孔明河東磊砢參井之虛有爛其書於代有光豈湮

仕王考諱九經考諱卿孝義聞鄉國為新城主簿兩
世皆以公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劉氏妣蔣氏
李氏皆贈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穎異稍長
孝悌忠信出天性壬午以春秋舉於鄉癸未上公車
比入試矣聞王公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所至以官
職浼人士公奉母居山洞中賊募公名大索不得我
朝丙戌首設科舉進士選庶常歷今官公娶李氏太學生
名經權女封夫人男三人學誠壬戌進士內閣試辦
事中書舍人學謙學謐俱庠生學讓嗣父兄某為後

[illegible]
顯多隱德至公父恒嶽公敦行仁義好善樂施尤稱長者
遂大積于厥躬以造其家公生而早慧爲博士弟子員食
餼上庠數踏省門試不利于有司以選拔貢太學省其父
歸里魏先生方謫官家居以古儒者學行自任倡導其鄉
公旣天質沉摯近道聞魏先生講說益淬礪于學問家禮
譜牒近世所弗急者公皆服習而修舉之選中書舍人內
閣地深嚴關機密公恪勤盡職毋怠遷戶部雲南司主事
會用兵于滇賊壘未拔及邪郭甫定封疆之吏以人未就
業請免夏稅以蘇民或言士馬供億必資近境議不可公

鄉閭惟蔚州公翼翼崇崇敬我桑梓燕我顓蒙開來
繼往爲天下宗相從關洛誦言滿家干祿則已吐棄
如遐公喟然云豈謂是耶其辭金雘其道瓦礫或飭
其貌或騰其說公探賾微老而彌樂公有令聞流于
海邦公有偉行勒之鐘鏞銘公宜此永藏幽宮

朝議大夫刑部山西司郎中約齋李公墓誌銘

前人

始予從蔚州魏先生遊得交李公父子云其後公之子廼
升今給諫君以文字及吾門因益愈知公平生甚悉不見

還者甚衆公所歷官其事蹟皆此類公純孝友悌行于家施于族黨比閭皆足爲世表儀旌人之善成人之名保人之孤復人之產終身汲汲如營己私衛守備何君出倉粟賑饑未及上請而病以殁法當坐侵欺籍孥公力白得免蘭溪丞徐喆舊有貸于公徐後罵賊死公急遣使持其券焚而弔之儉歲盡出所積粟散施遠邇以爲常至若建社學設義塚築垣堡諸鄉大夫之所得爲者無不爲事不可憚悉公雖謹厚樸直而天懷坦逸寄託高邁自爲郎出守黔中以鈌裁不赴林居徜徉泉石詩酒以自陶寫嘗過龍

爭于庭卒如公議宜屬順聖懷安蔚衛頻年苦水沙冲壓
民屯田有司請捐其賦議不决公盡言無諱卒韙其說督
理右翼與平倉奸人窟穴其中弊不可究詰前後繫訟纍
纍彌歷年歲人憚其役公則精心釐畫潔身犯難大猾屏
絕進廣東司員外郎攝四川司事蜀自兵後歲賦日耗議
者令增賦日急公曰養殘黎如養劇病宜急培其元氣疾
痰彌年而重以狠厲之藥鮮不斃矣今惟貴司牧招徠流
遺田闢賦增毋俟重督于是議寢遷刑部山西司郎中掄
次民段某妬黠誣祁縣范某謀不軌公得其情黠者服上

恭人銘曰蔚州宿學不可捫寒松晚節今彌尊風流百世
尙可敦名家淸切連高門㟁相傳經遺後昆范公幕下羅
璵璠少翁堯夫堪等倫嬌嬌介復何騰掀隴西世業更重
倫維桑仙李深蟠根仲也袞袞登諫垣季也詞館初高騫
其餘頭角皆軒輊咸池迭奏如箎塤公胡不樂歸精魂隴
岡樵牧無敢喧

資政大夫吏部左侍郎加尙書銜致仕晴崖李公

墓誌銘　張廷玉

國家當休明隆盛之時累洽重熙堂簾交泰其間必

門觀太華適吳越芒鞵竹杖有灑然出塵之思卒之日猶驅欵叚尋舊所釣遊處歸而與家人論文談藝日夕不倦至夜分而形神離矣康熙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八予嘗聞蔚州殁而有異雲覆其塚上其爲天人無疑今公無疾化去其騎箕尾歷星辰而亦與天遊乎公之子六人昉辰行人司司副旭升壬戌科進士户科給事中暉吉拔貢生暄亨甲戌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昳乾光祿寺典簿曙畿廩生安世適太學生劉融孫十四人嗚呼公之所得于天全于人者如此此可以無憾而世或謂天

補博士弟子員丁巳登鄉薦壬戌成進士補中書
舍人授戶科給事中丁外艱服闋補兵科給事中
遷戶科掌印給事中疏陳時事封章累上有仰體
聖主憐才之盛心敬陳疏通之末議一疏有教職關係士
風文教請酌均平遷授之法一疏有請酌行取候
補之員分別補用以收實效一疏有敬陳武弁考
授之法以疏遷途壅滯一疏
上皆嘉納或
勅令議奏或奉

有碩德之臣黼黻大平羽儀朝宁翊泰和之嘉運
而其純龎敦固之氣又能平格壽康逸豫林泉保
艾於爾後此則其得天獨厚與氣運相爲參會者
也謹按資政大夫吏部侍郎晉秩尚書晴崖李公
諱旭升字東生號晴崖原籍山右汾州府之孝義
縣十世祖諱讓以武功遷蔚州遂家焉祖諱雲華
積德累行鄉里比之太邱彥方父諱振藻由中翰
歷刑部郎中著有廉幹聲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
祖妣張氏妣史氏俱贈夫人公生而俊偉資性頴

郎管左侍郎事公於一切事宜悉遵定例而綜理
周詳吏胥不得舞文滋弊嘗曰人臣祗奉科條仰
承
國憲惟順乎理之至正行乎心之所安而已蓋公於
前此所歷[illegible]職或二三年或數月卽遷各勤乃職
而於銓部獨歷十二年之久其於國家澄叙官方
甄別流品之際尤極周詳愼重癸巳春恭遇
聖祖仁皇帝六旬萬壽特舉養老盛典時公年已六十五
矣預宴於

旨允行補太僕寺少卿隨典湖廣試所得皆三楚知名士

旨蒙陞通政使司左右通政旋遷光祿寺卿太常寺卿

明年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未幾遷工部左右侍

郎念虞部爲國計民生攸賴嚴出入謹度支稽核

詳明商人積逋纍纍議以一九帶銷限年完補疏

入蒙

俞旨允行庚寅

聖祖仁皇帝軫念閩省歲歉發浙漕米三十萬石

命海船接運賑濟公實偕戶部左侍郎荁公以行催船督

主眷出入廟廊從容清宴濟美同
朝頻驚異數夙夜兢兢滿盈是懼引年致政田里優
游燕閒嘯詠昔賢風流弟祿重申箕疇協極既壽
而康考終令德維公之德流慶家邦維公之福夫
俾爾昌高原蔥鬱閟茲幽宮永世有詞百代欽崇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加一級紀錄二
次南屏李公墓誌銘

前　人

雍正八年六月甲子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南屏李

暢春園壬寅春正五日
賜千叟宴於
乾清宮公預宴賦詩公在位既久寵遇日隆凡
天章宸翰及文綺寶玩
御纂諸書疊加
頒賚又以皤皤黃髮遇
天子憲老乞言之典而是時公弟姪輩先後擢巍科登玉
署長子宗伯時已洊歷卿班位躋宮尹一門簪纓
貴顯爲中朝士大夫所欽羨而公時時以

先達皆以大成許之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旋食
餼庚午舉於鄉公自以年少登科益刻勵學問究
心先儒理蘊及古人經世之書丁丑成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已卯授檢討壬辰春分校禮闈得令
少司馬胡公煦等十二人皆知名士癸巳陞國子
監司業明年陞翰林院侍講
命提督湖廣學政三楚故稱人文淵藪公以端士習維風
化爲諄諄刊刻箋註
御製訓飭士子文每接見諸生反覆開諭俾士子咸知束

公薨於家以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葬於蔚縣仁里
之北其從弟恩蔭候補主事舜臣旣經紀其喪復
率其藐孤霖以狀來謁銘公爲先文端公丁丑禮
闈所得士有通門之誼余又與公父子同朝久公
父尚書公之歿也余旣文其墓隧之碑茲何敢辭
公諱周望字渭湄號南屏曾祖諱雲華祖諱振藻
俱以尚書公貴
誥贈資政大夫父諱旭升官吏部左侍郎以尚書
子告曾祖妣張氏祖妣史氏妣馬氏俱

干以私集錄

本朝歷代所用禮制樂舞編纂成書曰國學禮樂錄文完整元明以來進士題名碑殘仆者復鏤爲成書曰題名碑記在成均二年士習蒸然日上一時六館之士稱彬彬焉庚子典試江西得人最盛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辛丑

聖祖仁皇帝命將出征公督運西陲偕都統圖公士海少司馬李公先復通政使魏公方泰出略喇沁口分道前驅抵插漢叟兒納米木城日夜飧卧風雪輗

躬修行以無負

朝廷樂育人材至意藻鑑精明苞苴屏絕而又不為沽名邀譽之舉故清而不刻廉而不矯一時稱學政公明咸以公為第一復

命授國子監祭酒旋陞詹事府詹事仍兼祭酒辟廱為首善重地公正已率屬訓諸生以躬修實踐文藝勿襲浮靡學文敦行循循咸有矩矱捐俸修葺學舍題額於兩序曰崇實曰振雅鼓篋橫經者羣樂絃誦有所監生肄業三年例得咨吏部考授州佐丞

視事同寅協恭以求共濟蓋公居官奉職每事必
求無忝當
國家承平雅化百度整飭之時文治光昌武功赫濯
九式三禮之制帑藏豐盈典章明備而公敭歷中
外執文柄任轉輸領出納之司典秩清之任凡有
關於
聖朝政治之大者皆殫厥心力靖共匪懈
上亦稔知公盡瘁國事故
寵遇日隆前後所賜

軍儲迴逈萬餘里事竣

特加恩賚壬寅再督運於插漢叟兒十月十日抵京越三

日

聖祖仁皇帝龍馭上賓

皇上纘承大統知公勤勞恪謹可大用尋陞戶部左侍

郎充

經筵講官時 怡賢親王總理 部務公追隨釐畫綜覈

精詳戴星出入寒暑無間 賢王每為稱獎不置

而公竟以積勞成疾矣乙巳晉禮部尚書

祿養之日最長備天倫之樂公疾劇時以尚書公
諭祭塋禮未舉行爲恨數日忽瘳一一經理如禮制衆
以爲孝感所致性尤慎密敷陳章奏多見施行繕
疏後即焚其稿有所薦舉其人終身不知素行清
介自奉淡泊雖貴列上卿無殊寒素平居溫恭自
持不露圭角及任大事不爲威利訹與人接物寓
精明於渾厚從無矯激之行著家訓一編以示子
孫其嘉言懿行多可爲縉紳則傚者嗚呼公學探
本源湛深經術明於公私理欲之介故能廉潔律

御纂諸書及內府珍玩文綺之屬便蕃積叠恩禮優渥丙
午重九開清寧嘉宴效栢梁故事賦詩
上召公至御榻前手卮酒勸公眞可謂極遭逢之盛者
矣是年九月尙書公薨於里第訃至公痛不欲生
得
旨回籍守制即日奔喪年近六十猶哀毀如禮病遂不
可支越庚戌六月卒享年六十有二公天性孝友
馬太夫人搆疾奉侍左右衣不解帶者數月旣歿
極哀盡禮恐傷尙書公心銜哀作悼岵吟百首讀

帝謂公賢秩宗命汝
兩朝眷遇錫予休嘉克勤於邦有耀於家紹庭懿訓踐修
罔替厚德高風美惟世濟蟠根仙李柯條繁昌苕
苕清塵奕葉貽芳太行北走岡巒紛互盤鬱松楸
堂封孔固撰公遺蹟勒之瑱玕用藏幽竁永永不
刊

身公忠體國為臣則無負
主知為子則克遵庭訓尚書公既以老成耆德樹峻望於
前公復以令聞清標繼賢聲於後父子勳名懋著
焜耀鄉邦洵足以垂裕來茲光昭史冊者矣元配
李氏繼配劉氏皆有淑德
誥贈夫人子霖尚幼余嘗讀澤州陳公所為公祖約齋
公墓誌敘李氏世多隱德今既大顯於時子孫世
德相承知其昌熾正未有艾也銘曰
融顯高門緒衍令德並躋崇班後先烏奕純臣體

後序

志而謂之補何也曰續也天下有偈必有續在天道者日月寒暑之往来在人事者古今帝王之代嬗是孰非以續而永之者志外史也正史之作也以遷固為之宗遷之史記以續談固之漢書以續彪而續史及漢者如褚少孫劉向劉歆馮商揚雄及

帝謂公曰[illegible]

兩朝眷遇錫于林泉

同替厚德[illegible]

若浦慶交崇

宣封[illegible]

以補之也補之是已但舊志之所謂州蓋州与縣合之州則志亦合縣於州之志也今則分州与縣而二之矣在城者縣東而州西在野者或相錯如犬牙或層隔如重輪疊珥則斯志所載已非復合縣於州之舊矣夫何以謂之補曰是蔚人之不忘舊也前志輯自尚牧閔西李公或又謂寒松

書大家服虔伏儼應劭鄭灼之不下數十家蓋一代成法雖具而拾遺補闕不能無待於後之作者況他志所載代有變遷以有因革豈能以一書盡之郡志作於劉公生和而來以臨繼之李公英又繼之李公舊志歷今八十餘載郡事之未載者已

續志之徵文考獻者亦將惟新志是昭
舊志之名雖存亦任其蠹蝕漫滅已耳
疇復有搦紙和墨出陳刻而鳩工者惟
謂之補則凡事必合二志而比祥應
二公遺蹟得以並行而不沒者沈約蕭
子顯諸家爲八書矣而李延壽又合爲
南北二史劉昫爲唐書矣曾歐諸家又

先生積成之李公惠政懋著俎豆聿隆寒松先生理學氣節為天下望遺編所在世共珍之重其人以重其志殊思發也故以補之者存之尔然則曷不名之曰蔚州新志以示不忘舊志之意而必謂之補曰是正蔚人之深意尔蓋謂之所志則凡舊志所當存者皆存焉人[illegible]

瑚求應其材者自在也而況乎志乘夫採蘊志之粹入之是編而仍存舊志之名以別之則志爲完書而閱者亦可以免荊榛之撲繼此者庶幾留意焉奉政大夫 內閣三禮館纂修同知舊內史仁和吳廷華撰

為新唐書分見疊行未嘗偏廢此其例
也惟是新志十二卷一以正史為宗而
舊志所載多有舍正史而別為之説
者瑜瑕互存亦適以昭舊志之舛
耶曰蓋珍禽者去其翠植佳木者
作其菑古之説經者有駁難有識悞

補修蔚州志跋

郡之有志也上用以彰朝政申國典下用以闡幽錄微使一方之道藝才品血性天真燦然並垂於不朽此殆傚青史至意賴有人焉修之於前尤賴有人補之於後也蔚州舊志自先牧李公纂成之後及今八十餘年

朝廷規制不無改易賢士大夫之仕署

[illegible]

[illegible]曰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緜考於三載中者至詳且備用是捐俸首倡輯為全帙而郡内嚮義諸君子莫不愜其素願咸急公恐後共勷厥績於有成由是已誌者更為之釐正未誌者悉與之華袞事既詳其本末人復白其初終不濫不浮

憲章可以徵實弗漏弗遺傳聞於焉考信是誠有意於衞民報

文行野人女子之節義貞淑後先繼美接踵而出使弗博搜廣採舉芳躅而補著之則

盛時之治化何以彰倫類之遺徽何以顯恐無以樹風教而鼓人心是以前任李堂臺嘗捐貲與鄉先達謀功雖未竣附府志粗已就緒今韋 燕翁揚堂臺以滇南大需澄清吏治諮訪

宋子朱子知南康軍首按圖經察
民疾苦風俗登耗士習衰弊之由又
以前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及先
賢事蹟祠墓恐圖經文字有未該載
更牓示諮訪蓋大儒為天子守土所
以捜揚幽隱宣明教化者如此固不
僅以簿書期會之最為報稱已也我

國使地方之善政流風永著於遠邇令
後聞也是為跋
時
乾隆十年歲在乙丑五月二日蔚州
尉王大猷呈祉氏頓首拜撰

[illegible]所載未
及備者是宜增也其承謬傳訛有
不盡合於正史者是宜訂也至
盛朝八十餘年之事典制日新人文蔚起
更不可使文献散失無所傳也吾敢
以後起掩前賢其補之益拾遺舉
廢提要鉤元數月而是書告成在
易大傳曰君子以言有物詩大雅抑

郡侯楊公來治蔚下車披郡志其山川
人物戶口田賦風俗好尚以古準今一
一見其肯綮由是董正風化振新士
類鋤暴安良張弛之間批郤導窾
動中機宜凡二年蔚之童叟士女
萬口爲碑　侯曰志之有裨於治也
吾讀舊志而尚有遺憾也蓋蔚志

粵以紫溪武功以德涵蜀藝文
經升庵手遂以孤行吾蔚固邊
郡又勝國已前不列冠帶無可發
抒以比烈於三方而搜爬歷代以上
張皇幽渺之中信今傳後化民成
俗則我　侯不以志為文而以志為
治焉庶幾乎子朱子之雅志云爾

之篇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今
侯以其躬行心得之餘著爲成書言之有
物矣而即以定命訏謨辰告於遠邇
俾此邦之人見其忠孝節義慨然
動思齊之念爲覽其政教田賦
油然興忠愛之心爲共葆風俗
如護元氣則我　侯所以宣明

余弇鄙無文未與其盛舉於其成也謹推鄉人士之意書諸卷末如此

乾隆十年歲在乙丑二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山西蒲州府永濟縣知縣今候補治下閆介年拜手跋

中科院植物所图书馆
S0048828